

一座廊桥的红色年轮

□王治刚

蔡风

石壕苗儿山祭红军烈士

——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

□张健

岁逢九秩，长征辉煌。铁流万里，蹈历风霜。中央红军，转战避荒。渝境唯一，綦江石壕。钳制川军，攻占羊角。遵义会议，顺利召开。敌变我变，前出綦邑。四渡赤水，从此开端。苗儿山道，峻岭迢迢。旌旗北指，壮志凌霄。五士从征，矢志如昭。舍生赴义，血沃山坳。英魂永驻，静卧松涛。名湮史册，节贯云霄。后昆追念，筑碑崇高。碑林屹屹，松柏萧萧。春秋迭代，风雨相依。岁岁瞻拜，络绎尘嚣。万众肃立，忆其初心。怀其忠勇，敬其崇高。昔时烽火，已远尘霄。今朝綦土，沃野丰饶。山河重整，百业腾骧。不忘来路，岂忘勤劳。长征遗韵，砺我綦民。赓续薪火，勇赴今朝。笃行不怠，奋楫扬桡。初心永固，国运昭昭。

渝南群山之间，在綦江石壕两河口，一座木质廊桥静静伫立一百五十余年。桥以地名，人称两河口桥。它始建于清同治十二年，曾是渝黔古道上的通衢要道。1935年，红军长征的脚步踏过桥面，红色火种在此落地生根。从此，这座古桥，化作渝南大地一道深刻的红色年轮。

綦江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途经重庆唯一的红色节点。1935年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辗转来到石壕。彼时山河动荡，过往兵戈过境，大多扰掠乡里，百姓终日人心惶惶。唯有红军，以铁的纪律，质朴的情怀，给这片山野带来别样的温暖。

将士们踏过木桥，露宿山野。借宿民房，轻手轻脚；借用器物，悉数奉还；途经田亩，不损禾苗。一曲民谣代代传唱：“石壕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不拿东西不拿钱，走时地下扫干净。”朴素的歌谣，是当地百姓发自肺腑的褒奖。

当年红军驻守石壕，肩负牵制敌军，拱卫遵义会议的重任。廊桥之畔，留存着一段震撼人心的往事。红军大部队离开后，一位普通的红

军司务长带着两名战士折返村落，归还借用的炊具，不幸遭遇敌军围堵。危急关头，一名战士当场牺牲，一名负伤突围，司务长被俘后坚贞不屈，血染山野。没有人记下他的姓名，只知他一口江西口音，生性爱笑。这位无名英雄，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用一腔赤诚，诠释了红军为民、守律、忘我的崇高品格。感念于此，淳朴乡民自发将两河口桥称作红军桥。一座木桥，就此成为长征精神可触可感的具象载体。

红色记忆，深深扎根乡土心底。我年少时，祖辈围坐廊下，伴着山野晚风，娓娓讲述红军过石壕的往事。那些风雪征途的坚守，危难时刻的赤诚，早已融进一方人的血脉。如今流连红军桥，静坐木椅之上，抚过沧桑的桥栏，思绪漫涌，长征从未离我们远去，它早已与綦江这片热土紧紧相融。

这些年来，回妻子石壕万隆老家的途中，我和妻子常带着儿子漫步这座廊桥。我一遍遍向儿子讲述长征岁月，讲述红军过石壕的故事，诉说军民之间休戚与共的鱼水深情。他似有所悟，抬眼望向石壕场上红军烈士墓的方向，目光

虽不能抵达，却轻声说道：正是当年红军的流血牺牲，才有我们今日的安宁幸福。

伫立红军桥远眺，山野旧貌换新颜。红色故事浸润乡风民风，长征精神化为耕耘家园的内生力量。昔日贫瘠的山野，道路通达，产业兴旺，脆李、糯玉米、方竹笋……一筐筐运出山去。一家家民宿，欢迎着四方客人。这片红色故土，民风醇厚，生机盎然。群众沐浴红色精神，传承吃苦耐劳、守望相助的底色，以勤劳耕耘乡土，以实干建设家园。红色不再是尘封的历史符号，而是滋养人心、赋能乡村、推动发展的鲜活力量。

回望长征胜利九十载，烽火硝烟已然远去，崇高精神历久弥新。红军桥斑驳的木梁，镌刻着烽火岁月的初心；岁月流转的年轮，沉淀着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清风漫过廊桥，溪水在桥下缓缓流淌。一脉薪火，一寸故土，一程征途。这座镌刻着岁月与信仰的廊桥，静静守望。守望一代代后来者，不负山河，不负初心，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那条路，从未走远

□綦江中学初二二年级十二班 陈思言 指导老师 李红莉

九十年前，有一群人，穿着草鞋，顶着风雪，走过二万五千里山河。他们中有十五六岁的少年，有年过半百的老兵。有人倒在湘江边，有人长眠于雪山下，有人再也没有走出那片草地。但他们中活下来的人，最终把一面旗帜插到了陕北的黄土高原上。这就是光耀后人的长征。

九十年过去了，那条路还在吗？于是，我踏上了探寻之路，去寻一段山河深处的红色足迹，去触摸那些用信仰铺就的薪火之路。

今年暑假，爸爸带我走进遵义会议会址，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展柜里静静地躺着一双破旧的草鞋。“这鞋子怎么这么奇怪？”我不禁问道。讲解员说，这是红军长征时穿的，鞋底磨穿了，用布条缠了一层又一层。我久久地盯着那双草鞋，心里忽然涌上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信念，能让一个人穿着这样的鞋，走过雪山、走过草地、走过枪林弹雨？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

最让我感动的，是展柜里关于“半条被子”的记述。1934年11月，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位红军女战士借宿在一位老乡家中。临走时，她们看到老乡家一贫如洗，连一床完整的被子都没有，便毅然将自己仅有的一条被子剪成两半，留下半条给老乡。

半条被子，是红军和老百姓之间最朴素的感情。那时候的红军，自己也在挨冻受饿，却仍然想着“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正因如此，沿途的百姓才会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送粮、带路、掩护伤员。

回来后，爷爷又带我来到綦江石壕红军烈士墓。九十年前，红一军团一部为保卫遵义会议胜利召开，曾在綦江羊角一带牵制川军。在这里，我听到了红军司务长在部队撤离之际，为掩护受伤战友突围而壮烈牺牲的故事。后来和他一同长眠在綦江的还有四名红军战士，他们未留全名、未归故里，只留下一腔赤诚热血，浸润着石壕这片热土。

这不是课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生死面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自己却落入敌手、慷慨赴死。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这就是伟大的长征精神。

长征途中还有许许多多讲不完的故事，它们一直深藏于我的心里。九十年前的红军为了救国救民，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用初心诠释信仰。正因为如此，他们赢了。也许有人会说，长征是九十年前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关系很大。

作为初二的学生，我深知自己肩膀还稚嫩、力量还微小。但我愿意从此刻做起——认真对待每一堂课，努力攻克每一道难题，热心帮助每一位同学。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我脚下新的“长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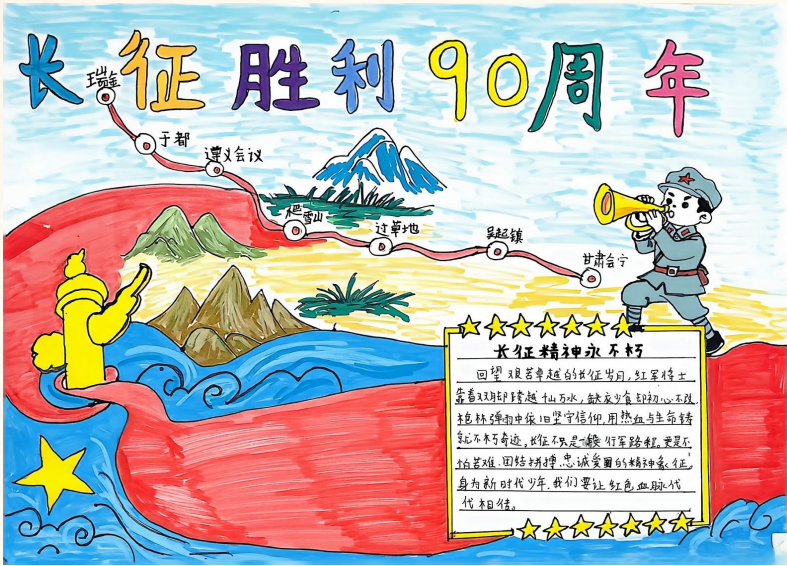
这学期我也遇到了我“长征”路上的艰险。数学成了我最头疼的科目。尤其是几何证明题，每次看到那些辅助线和角度关系，我的脑子就像一团乱麻，怎么理都理不清。那天晚上，我趴在书桌上，盯着试卷上刺眼的分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算了吧，我可能天生就不是学数学的料。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我脑子里忽然想到红军在雪山草地间艰难前行的情景。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很惭愧。我遇到的不过是一道数学题，而先辈们面对的却是生死。我有什么资格说“算了”？

慢慢地，事情开始变化。那些曾经让我头疼的辅助线，好像没那么可怕了，那些复杂的角度关系，也开始变得有规律可循。虽然只是迈出了一小步，但对我来说，这就是一次小小的“长征式的收获”。

九十年前，先辈们用脚步丈量了二万五千里征途，用半条被子见证了军民鱼水情。长征精神就藏在每一双草鞋踏过的泥泞里，刻在每一座无名墓碑的沉默中，回荡在每一声冲锋号角的余音里。九十年后，我站在先辈们铺就的道路上，我想对他们说：今天的中国，高铁飞驰、飞船升空、大桥跨海，我们拥有了九十年前无法想象的一切，你们用热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中国，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今天，我们不再需要翻越夹金山的风雪，不再需要穿越松潘草地的沼泽。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唯有接续奋斗，走好新的“长征路”，才能不负这盛世，不负这薪火。那条路，从未走远，它就在我们脚下，正通向更远的地方。

学生园地



中山路小学四年级四班 汪思彤 指导老师 冉紫藤



中山路小学四年级四班 唐曼灵 指导老师 冉紫藤



通惠小学六年级四班 赵妹媛



中山路小学四年级四班 胡钰涵 指导老师 冉紫藤

綦水映战旗 薪火照少年

□康德城第一小学六年级一班 戴疏影 指导老师 陈小凤

我的家乡在重庆綦江。这里没有穿楼而过的轻轨，也没有两江交汇的壮阔，却有着一条静静流淌了千年的綦江河。这条河，流过石壕的红军桥，流过东溪古镇的黄葛树，也流进了每一个綦江人的血脉里。站在这片土地上，我常常想，战旗为什么美如画？因为它是无数綦江儿女用热血和汗水染红的。

綦江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在重庆的唯一过境地。在永城镇，有一座穿斗式的青瓦房，那是红四军军长王良的故居。1905年，他诞生于此；1932年3月，年仅27岁的他升任红四军军长。早在1930年底第一次反“围剿”中，王良便率红十师作为参战主力，配合兄弟部队全歼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俘敌9000余人，活捉敌军前线总指挥张耀辉。1932年6月，他率部回师赣南途中遭敌袭击，壮烈牺牲，年仅27岁。站在故居的院落里，穿过百年光阴，我仿佛还能看见那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少年，目光如炬，脚步铿锵。他以27岁的短暂生命，向岁月诠释了何为“以身许国”。

在石壕镇，有一棵老桑树，见证了一段让我久久无法平静的往事。1935年，红一军团8000将士进驻石壕，扼守川黔交

界关隘，佯攻重庆，护卫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为四渡赤水创造战机。大部队撤离后，一位红军司务长不幸被俘，被吊在老桑树上整整一夜。老乡冒着生命危险给他喂口饭，他怕连累老乡，拼尽全力拒绝，次日壮烈牺牲，连名字都未曾留下。2023年，綦江区档案馆联合区文化旅游委、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位组成考察组，专程赴湖南醴陵考证，才确认这位司务长是醴陵人李泽益。九十多载岁月流转，石壕红军烈士墓前的苍松翠柏静静守护着英魂。

綦江的战旗，不仅有革命先烈的热血，还有建设者的汗水。1939年，綦江齿轮厂迁址桥河。从生产出新中国第一台汽车变速器，到建成第一条汽车齿轮生产线，几代工人靠着一双手、一把卡尺，硬是把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地撑了起来。那车间里挥之不去的机油味，那“不服输、敢争先”的精气神，正是綦江人用实干为战旗增添的工业底色。

綦江的战旗，还刻在了一刀一刻的木板上。作为非遗的綦江农民版画，如今在我们的校园里生根发芽。美术课上，伴随着刻刀与木板摩擦的沙声，同学们沉下

心来，将红军的故事、家乡的山水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深深镌刻进木纹里。在这一刀一刻的专注中，我们不仅传承了技艺，更懂得了踏踏实实做人的道理。每一幅版画的诞生，都是新时代少年对家乡文化最深情的致敬。

作为一名綦江少年，我时常叩问自己：我能为这面战旗做些什么？在石壕红军烈士墓前，我久久伫立。我想起王良军长的无畏冲锋，想起了无名司务长的舍生取义，也想起齿轮厂前辈们的挥汗如雨。他们用生命和汗水守护的信仰，如今已交到我们手上。我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难题时也曾想过退缩，但每当此时，那些鲜活的面孔便会浮现在脑海——我没有理由不努力，更没有资格轻言放弃。

战旗美如画，薪火代相传。綦江的战旗，是红军桥上的斑驳脚印，是王良故居的青瓦灰墙，是齿轮厂的机油味道，也是版画课上的木屑清香。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作为綦江少年，我定将这份精神融进每一天的成长里，踏实走好脚下的每一步。我相信，终有一天，这面战旗也会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红军街的孩子们（组诗）

□刘泽安

老枫香树

一棵枫香树
也许一百年或者两百年
反正是一棵树
当年的红军邓华老爷爷
在指挥部的庙里地图前比比划划
清楚地记得
就是这棵枫香树
是红军长征中
保卫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的见证

如今的枫香树还在
更加枝繁叶茂
老庙早已不复存在
一柱香已经被岁月燃尽
红军夜行的汗水
洒在枫香树下

古老的枫香树啊
你的一片叶
还记得树下的军人
宁可住在树下
也不打扰村庄的宁静
你的一枝丫
还记得挂着的水壶斗笠
还有点襁褓的军服吗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是铁的纪律 没有破也不能破

古老的枫香树
越活越年轻
那一片片绿叶
那一枝枝丫丫
是红军优良传统的滋养
一直长绿长青

红军街

红军街上
红色的五角星 红军的军装
在房前屋后形成一条风景线
尽管风景的主人
已经离开这儿 却把根扎在这儿
大人戴着红军帽
小孩扎着红军的腰带
在一种仪式中
感受九十多年前的红军精神

红军街上 流动的红色元素
不光仅仅是让人打卡
是让人回忆反思
当年川黔边界崇河村的老人
看着红军路过
不扰村民 抱着枪路边拾梦
连打靶的声音 都尽量小而又小
如今的崇河村人
知道红军是为阻击川军进入贵州
保证长征途中召开重要的会议

红军街 要有红军的武器和粮食
一杆枪一顶草帽
一碗红军回锅肉 那是最丰盛的馈赠
一顿红军饭 忆当年的饥饿
把红色的基因
揉进每一个崇河村的人
既发扬光大 又泽被后人

孩子们

我们是崇河村的孩子
自己想说是红军的后代
可我们的父辈里
没有一个当过红军
没有当过一天的红军

我们的学校是红军小学
我们知道了枫香树的故事
我们知道了
红军路过村庄的轶事
我们是红军的孩子
红色的后代
我们就是
没有人可以否定

我们在崇河村长大
我们在渝黔的界碑边长大
两只脚 一脚路重庆 一脚路贵州
站在这块碑下 我们是重庆人
我们是贵州小伙伴的邻居
红军街的颜色 染红了我们在
红色的旗帜下长大
我们幸福 我们成长

在崇河村的村庄
我们是一群孩子
枫香树 是我们的吉祥树
红军街 是我们的指路灯
照着一条
从重庆到贵州
到祖国大好河山的路
一直走 一直走
走到我们的希望